

第五回 ○同字

卷十

諭劄八道 ○奏對十一

卷十一

諭劄十二道 ○奏對十七

卷十二

諭劄十九道 ○奏對二十二

諭對錄

同

論對錄卷之十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傅

朕茲因卿等陳弭災之方有曰修武備朕惟
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不但不修而
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 聖祖克承 天命
以武功得天下以文教興盛治子孫所承之
者亦須二事兼盡庶保之無窮而根本有在
於德善焉今武事果何得常治而不廢卿其

獨將此事說說又朕覽會典中云天子親統
六師具武弁服告祭六纛等神去歲嘗問於
楊少師云未詳或以記載韋弁或以頭盔等
件亦未知孰是夫文武得人奚必親御朕欲
知其所以況帝王之於文武亦當知卿其言
之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日

皇上以星變陰霾之故下詢臣等欲聞可急圖
臣張孚敬謹奏近者伏蒙
采納茲伏承聖諭以內修武備外
德意惶懼

修使因災及此是朝廷專一用兵今時
只可一意於安民可也民情既安盜賊
自無外夷之為侵擾者亦當撫諭使安
之不可專意於兵是為不祥臣等伏讀
數思仰見陛下心也夫用兵者為民於
已也以安百姓之心也後用兵者為民
者也聖人百姓之得已而後用兵者為
輔導豈不願息民為幸顧敢尊百姓鎮
四夷以休兵息慮以自古安亂治兵相
為我第臣等愚慮以自古安亂治兵相
為倚伏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欲武
備之修正禦災捍患消變未萌乃所以
安民而非所以廢民者也今承不修
聖諭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不
天命以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教興盛
治子孫承

聖人修
聖諭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不
天命以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教興盛
治子孫承

天命以精熟通曉者亦鮮矣我教興盛治子孫承

之者亦須二事無盡庶保之無窮而根本有在於德善焉今武事果一何得常治而不廢又

宗社生靈

下問憂之也深故為言也詳惟不切慮之承遠

故為說也故為言也詳惟不切慮之承遠

曰惠然必寡矣然武乃文稱文者曰加志窮

諸詩稱商高宗之中興乃曰彼殷武奮

厥武如震如怒至於鞞鞞有與以詩有

六師又曰君至福祿如於鞞鞞有與以詩有

年保其家又曰君至福祿如於鞞鞞有與以詩有

君萬年保其家又曰君至福祿如於鞞鞞有與以詩有

萬年保其家又曰君至福祿如於鞞鞞有與以詩有

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為

有道之長也又稽諸漢書班固刑法志

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

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天下王聖

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啟德須

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而刑以明威

也書云天秩五禮因天討而有罪故聖人

用甲兵殷周以兵定天討而作五刑大刑

設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

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兵千

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
 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
 之亦先定其民作此盧丘之法二伯之後
 寢之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
 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
 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
 考也自夫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壞
 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
 之分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
 於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
 舊然一變為疆騎始於張說再變為方
 鎮始於李林甫按唐自募兵置疆騎府
 兵日益墮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
 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己其
 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元
 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提
 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
 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敢
 發所部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
 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
 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所擒戮無敢拒
 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
 者此唐之武備可知也又按宋自元豐
 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
 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
 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
 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
 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冗占
 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
 階級既壞紀律遂亡靖康之初召募益
 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
 申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
 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

國朝

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至於元
 季盜賊競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其
 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殺賊非
 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賊謂之賊
 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
 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
 而約三章焉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
 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
 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
 生民之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
 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
 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
 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
 以武備修則中國強則夷狄衰矣夫
 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正
 以安民而招安乃所以誨盜也昔孟
 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武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
 怒而安天下之民也

陟寢

也良以勝殘除暴防患弭變安民之
 者耳我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
 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經
 之良法內之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
 以衛官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
 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八衛以
 有護衛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八衛
 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
 於兵部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內外衛
 皆隸於五府而亦總於兵部其於統
 駁輕之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
 太宗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
 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都城之外設
 教塲操演武藝又以南河山東都
 營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
 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又
 深

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老
兵宿將日以凋謝兵務漸弛至正統已
巳之秋北狄侵侮兵威不振遂至失律
幾危三大營久不蒐選老弱參雜難以
因見三大營定為團營中挑選精銳者
應敵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
十營團操命內外文武大臣提督等
官又團操命內外文武大臣提督等
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遣之
討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
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
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
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為十
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於時提督
若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都御史王鉞
等皆開於戎務一有警報朱永充大將
王鉞為提督坐營官即充備禪各令所
鄧官軍征進坐營官即充備禪各令所

之將不能督兵臨陣充坐營之官者又
多苟且備數不聞熟開鞞因陋就簡
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營伍士卒散實
者出錢包辦而徒在安能為貪難者
困苦而虜其形每遇有警欲撥一
百戰之免於名營通行挑選欲再
兵未免於名營通行挑選欲再
二萬恒以一不足為慮是團營與老
何異哉一清與此等竊嘗有見於此
聖上脩舉團營條陳六事一重事近
聖旨團營軍務係國體今既喻年矣
聖諭教練者而尚如此况
輦轂之下親承京師之兵以團營為
聖諭教練者而尚如此况

聖諭錄卷之二 五

皇上一

天下之廣遠者乎是在乎得人而已然
 而張皇之震疊之其幾實又在乎
 人而已夫自古帝王用人未嘗借才於
 異代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
 自京師團營以外衛所羅列天下兵制
 具焉大而巡撫次而兵備各以得人為
 急今更選巡撫實効者何也議論太多事
 亦未見振舉不常一人無固志故也夫武
 每掣肘更代不常一人無固志故也夫武
 備夙修各守疆土一方之兵自足
 一亦不過境策應之而已縱有大寇之
 作亦不足接境策應之而已縱有大寇之
 生於不足兵不足實生於不練其為患
 有不可勝言者且如正德年間借邊兵
 於京師而邊兵知之禍借狼兵於江西而
 同軍士殺逆之禍借來田州蠻夷叛亂
 兵知漢兵之不練武備之不足遂來田
 之禍夫兵之不練武備之不足遂來田
 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持犬悉
 能為敵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是則練兵
 正所以寢兵廢兵而不練則兵之用無
 及矣今惟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道
 無他焉或在拘于小節而曲謹小廉者
 驍勇者或不拘于小節而曲謹小廉者
 或折衝禦侮之才惟在
 使之久而任焉耳苟以二卯而棄干城
 之將昔所進今耳苟以二卯而棄干城
 之固武事之不競也臣願
 武備之修為保邦之本思得人
 振武之由除團營提督大臣已承
 簡命宜諭令協心布公不可因循苟簡宜

皇上器

皇上念

簡命宜

仍行巡撫官各以所屬地方所
 及行巡撫官各以所屬地方所
 奏帶畧其小過使之自新以圖後効及
 尚宜畧其小過使之自新以圖後効及

論禁金卷之十

論禁金卷之十

六

音

上請擢

上天厭

有堪為總制總兵者令在京三品以上
官及科道官奏舉不嫌于同懷嫌忌其才
能卓異者所舉不嫌于同懷嫌忌其才
用如備器械以守則固以攻則取至于修
車馬備器械以守則固以攻則取至于修
奏帶冒功之徒必加嚴禦失機避難之
徒必從軍法則有功者勸有罪者畏矣
臣又聞昔者武王克商放馬散牛漢先
武平隴蜀之後不言與兵事此平定克復
之君念天下久勞宜與民休息若夫承
平之世民苦不知兵使武事一槩廢而
有不講倉卒有變誠所謂驅市民而戰未
有不望風瓦解者又如正德年間流
賊劉六劉七作亂所過地方無能遏禦
卒至毒流數省禍連數年屠戮生靈流
血城堦厥後數敗滅狼如山誠乃
明大風覆舟人實無如之何也仰惟
皇上英明

聖諭謂

皇心

堯文之德而陋後世之君者也
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文武事不但
精熟通曉者亦鮮矣夫慮文武之道不
可偏廢則所以為萬全之計者必無所
不至矣大哉所以為萬全之計者必無所
謂一宗社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所
承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

聖諭覽

大明集

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
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註云金附
蟬平中憤此武弁之制韋弁是也周制
以鞞韋為弁即詩所謂鞞韋也周制
六師者若頭盛則謂之鞞韋也周制
乃將卒所御之服非武弁也臣記憶去
歲臣已嘗考明具奏矣

聖諭謂文武得人奚必親御朕欲知其所以此固講武拳拳之盛心所謂萬年保其家室萬年保其家邦即於斯而有在矣臣竊謂武備之修以京師團營為急根本之地既固則號令四方氣當有百倍者矣茲敢將臣一清同臣等原題修舉團營事理章奏別寫一通進呈用備覽閱臣冒昧煩瀆悚懼之至謹具奏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傅

日前朕以武備事宜特命卿細陳聞當妻病之甚乃悉心條對朕覽之三日具見忠勤至意茲用以復但今提督團營武臣不能體朕之意當求賢者用之然朕深在宮內豈知人孰可用卿可為我舉之以備任用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皇上因臣張孚敬等謹奏近者宣諭凡在位之人當各加思省各盡其職勿視為常臣孚敬備官內閣臣等備官吏部責任

重臣孚敬備官內閣臣等備官吏部責任仰承德意竊謂治天下之本在安民安民在知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內外庶司百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知之所謂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者也臣等日夜思惟求所以
 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
 其幾只在皇上一存念之間而已
 夫自秦分天下為郡縣至今守令為親
 民之官郡守之任尤重也按漢宣帝以
 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所教化
 拜刺史守相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
 考刺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
 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此為盛
 稱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尚書令
 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
 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
 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
 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于屏風俯仰視
 焉其人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備黜
 陟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
 重若提挈衆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
 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
 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日二千
 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為煩擾刻暴剝截
 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
 曰二千石子弟恃倚榮勢請託所監其
 六曰二千石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
 貨賄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
 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
 墾田盈縮以稽繁簡以稽聽斷獄盈
 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獄盈
 虛以稽決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禦
 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
 教導其責成郡守之備又如是也我
 皇嘗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凡
 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守郡得一賢
 穎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
 又如

太祖高

力臣命要

論衡卷之十一

嘗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以宴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太宗皇帝嘗謂吏部尚書饒義及部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須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縣州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之實具奏又謂吏部尚書饒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被入其境田野闢人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賂遺以求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以求定賢否其諸國人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賢否皆令其實蹟以聞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吏之名于屏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入皆思奮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吏部以進退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

祖宗以

人申論之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
 勅申論之觀此則我朝自
 來郡守責任未嘗不重責成未嘗不備
 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奈之
 何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
 終近來因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
 科道等官一有知府之輕視而自視亦
 謫非惟人輕視之而自視亦甚矣同
 是名者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甚矣同
 之當國利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甚矣同
 民窮之當國利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甚矣同
 也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古亦勢使然
 重也極重而不可及識其重而巳矣勢
 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求天下之民
 安惟在知守寡要而易守得其所容矣
 而難知守寡要而易守得其所容矣
 有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
 當期觀定詳察紀綱其無所容矣
 直隸及十三省各府知府職名具列
 通書于責之使各盡其職以前項六條
 八計按責之使各盡其職以前項六條
 御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以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名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名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能舉職者書下考舉其職者書中考不
 奮發舉職者書下考舉其職者書中考不
 者書之上有怠於成者上書之能全舉職
 書之上有怠於成者上書之能全舉職
 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屬六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按察司使屬三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秩服色間有政績卓異者特加其品
 書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壘
 朝請因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壘

上聞請

御屏職

通書于責之使各盡其職以前項六條
 八計按責之使各盡其職以前項六條
 御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以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名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名聞下之吏部吏部按行考覈開具實蹟
 能舉職者書下考舉其職者書中考不
 奮發舉職者書下考舉其職者書中考不
 者書之上有怠於成者上書之能全舉職
 書之上有怠於成者上書之能全舉職
 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屬六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按察司使屬三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都御使之
 秩服色間有政績卓異者特加其品
 書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壘
 朝請因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賜之壘

聖祖便殿問以民間疾苦及舉行
親考其舊典錫之寔而第其等焉
是實且因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
司考覈歲報之官愛憎為毀譽而
枉其情實者著吏部都察院糾舉
罷黜夫顯人之情孰不欲顯功名
於天下也窮斯濫矣上知之也孰
不欲顯功名於天下也窮斯濫矣
上知之也

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
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
知也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上之所
必曰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知也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如曰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知也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知也夫既可以安吾民又不敢為
不善之政也

朝廷

郡守者不得陞列卿凡京官自五品以
下有未歷外任者許吏部亦量宜推補
守令以習知民事如則朝廷為親
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之官知
所親民則
下之民舉矣守令之官知所親民則
下之民舉矣守令之官知所親民則
下之民舉矣守令之官知所親民則

勅施行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奏
聞

諭張少傅

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為言足見忠慮朕本宗支冲幼無德之資仰承天命皇兄遺詔俾為君長以奉郊廟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無知何為安民之道夫守令親民之官此官得人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安抑得人而無情否之分進黜旌罰之失當則民亦不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我祖宗亦重之今之計他皆煩文如降勅書屏之類只當俾學吏部嚴加訪察以為黜陟之宜而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為郡守決不許超為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為勸示六年者倍之九年者加倍之又命都察院嚴戒巡按令其公舉劾秉正體上親為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以安矣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等即與同官擬旨來行否則為朕再加議回奏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皇上以修武備事

臣張手敬謹

奏近承

臣一得之愚莫

許臣忠勤夫臣子告

君不敢不盡何幸

聖明垂覽之如此

然必有以察臣之心

不欺者

矣臣又嘗伏讀太祖高皇帝寶訓

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

有備之謂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

日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而後武殊不

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

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

夫洪武三年乃天下區宇已混一平定

其憂深慮遠可知矣又朕之意當求賢

聖諭今

之然朕深在官內豈知人孰可用令臣

賢者用之此誠修舉武備第一要緊處

京師為天下之本團營之兵練習則其

本固其內實天下之體勢當自增百倍

矣今提督各營官其立心操行固為難

知至於奉公體國可保始終者尤為

難知里者也則臣不敢蔽無則臣豈敢妄

明見萬

舉夫蔽賢則為不忠妄舉則欺不忠與

欺莫大之罪也惟聖明亮察焉謹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力建賢命

命討錄卷之二

十五

諭張少傅

朕以提督團營將臣無官為國修武者欲聞
 可用之才特問於卿令其陳薦來備用卿却
 不以為薦恐負爾君之望乎夫今侯伯大臣
 幾數十人豈無一二才者卿意不過在於郭
 勛耳卿剛正忠直之才恐不可過譽非人勛
 之為人讀書曉禮與昔持忠贊議大事朕豈
 不知況伊勲感世臣又兼熟於武事為時武
 臣之首但生有弗臧處為貪恣酷暴累千
 驪故提督營務未盡奇策反行與同事不和
 卿豈不知哉何乃以無知為不敢對又於廢
 事如勛者全無一言卿其察而思之可乎當
 遵朕命副朕所問來聞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聖諭下臣張孚敬謹奏前承問提督團營等武臣求賢者用之令臣

皇上前舉之用郭勛以備任用誤事臣深懲者臣恐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故於在京侯伯大臣實知之未真不敢
 輕舉懼傷皇上之明臣之心實畏慎之至非有他也夫居輔導之職而不

能知人舉賢以將承德意其真無
 負所逃矣茲承聖明委託曠官竊祿之罪實不勝
 惶懼之至又過譽非人臣實不敢有
 於郭勛不可過譽非人臣實不敢有
 心以忍負不知之並未嘗有一譽言
 雖至愚豈不知承勛爭論時臣等嘗明
 歲勳與張永李承勛爭論時臣等嘗明
 白論奏以別是非則張永李承勛倘不知
 自反而果於遂非則張永李承勛倘不知
 皆不能自容而營務日壞將不可救藥
 矣今題稿見在敢重錄煩賣夫生殺予奪
 聖覽則臣之心豈敢有一毫回護之私
 人主之柄臣子豈敢有一毫回護之私
 聖諭當遵朕命副朕所問來聞臣反覆思惟實
 未敢真知可舉之人即時因與一清論
 朕命副朕所問來聞臣反覆思惟實
 兵官豐城侯李旻其人可用臣復以方
 獻夫霍韜乃廣東人或其見其行事知之
 必真又即其時詢之二臣獻夫云彼初到
 廣中未見其行事何如霍韜云素聞其
 為人清耿一錢不受臣與李旻雖未識
 面然一清與韜之言皆以為可伏乞
 聖明重加體察若夫在京侯伯有梁永福張偉
 衛錚陳鏞皆提督大臣論四人才能張
 偉為優但其年力較衰與其用壞法害
 事之人寧用此等較衰與其用壞法害
 想亦不至於害事也臣愚重承大有振舉
 聖諭下問不敢不對統乞
 具奏

聞

諭張少傅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建寧府志

俞封保家

十一

朕惟服章乃重之至者皆有法度禮文故朕
每謹於此且前者已與卿等正其襪舄之色
矣但其服制冕弁之內皆有革帶之文今却
無見於用又鎮圭上所刻山形弁圭上脊文
執之可向外乎可向懷乎又今會典中有親
征之條所謂類造宜禡之祭皆云具武弁服
夫斯乃一代之制使其不備其制可乎況今
重校會典之時宜制而增入特問於卿其為

朕細詳言之
嘉靖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聖諭朕惟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朕每謹於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動容周

聖諭謂服制冕弁之內皆有革帶之文今却無
見於用臣謹按玉藻革帶博二寸陳祥道曰

古皮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
鞶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
夫革帶前繫鞶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
服冕弁者未有用者也今內閣所藏
冕弁服制止圖註大帶而不見有革帶
之文豈從簡與臣觀今不用革帶則前
項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似
失古禮制矣臣又按後世腰帶蓋以革
帶而為之秦二世始名捷尾取下順之
嚮下插垂頭名捷尾取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禮儀 五十五

聖皇 諭上 欲推 見於 所用 所以 復古 之制 者也 又承 聖諭 謂圭 向圭 上向 所刻 山形 弁圭 上脊 文執 之制 聖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聖諭 今會 典中 有親 征之 條所 謂類 造宜 禡之

聞

嘉靖八年三月初二日

伏蒙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奏前者伏蒙

臣考求革帶玉圭所用之宜并武弁之

制臣不揣愚昧先已陳奏緣武弁之制

古今不同須具圖說方得明白茲謹裝

聖裁謹具

演成冊進

覽可否伏乞

計開

武弁服圖說一冊
嘉靖八年三月初七日

諭張少傅

朕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至意夫禮

制聖賢未有不謹唯恐失遺後世豈得求哉

古禮今已失半而服章實重焉朕見所繪有

鞞形但無繫處既無帶何存此想亦有失冠

制古象上尖今聖祖制皮弁則圓朕惟上

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制可也籠巾金蟬不

必用又衣裳鞞舄皆赤色不知何謂及佩綬

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朕惟類于上帝造

于太廟宜于社稷皆曰服武弁不知就

於其地設壇而祭而如常就壇廟祭卿

其言之別待再議

嘉靖八年三月初九日

聖諭以武弁之制令臣細詳言之臣謹按古今

聖諭禮制聖賢未有不謹唯恐失遺後世豈得

求哉臣有以仰見我皇上稽古垂訓之

諭冠制古象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制可也

大聖人之建制者必用則所以復古禮去彌文真

諭有鞞形但無繫處既無帶何存此想亦有失

聖明睿照所及矣但前文今無見於用臣已具奏

諭及冕弁有革帶之文今無見於用臣已具奏

革帶前繫鞞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照

冕弁未有不用者也已請

見於用矣況皮弁韋弁同制而今所圖

韋弁之鞞正繫於革帶者故不敢復

諭衣裳

也又承不知何謂及佩綬俱無而於祭

可乎臣按周天子講武韎韐有與註云

鞞與鳥皆從裳色也鞞鞞也與赤貌古者

也然不特衣服之赤而巳其車亦然故

采芑詩曰路車有奭註云戎路也奭

赤貌蓋武事尚威烈如此若佩綬於禮

禮制圖說上請

臣張孚敬謹奏前者伏承

聖裁茲承

皇上稽古垂訓之

聖諭禮制聖賢未有不謹唯恐失遺後世豈得

求哉臣有以仰見我皇上稽古垂訓之

諭冠制古象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制可也

大聖人之建制者必用則所以復古禮去彌文真

諭有鞞形但無繫處既無帶何存此想亦有失

聖明睿照所及矣但前文今無見於用臣已具奏

革帶前繫鞞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照

冕弁未有不用者也已請

諭朕惟類于上帝造于太廟宜于社稷皆曰服武弁不知就於其地設壇而祭如常就壇廟祭復令臣

按禮王制篇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禩者祭昊天上帝之類周禮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類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謂之宜者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謂之造者禮記註云造謂造而告之也此三祭皆當就壇始造軍法者謂祭則至所征之地而祭者許慎說文云黃帝及蚩尤也謂之禩者慎說文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故曰禩臣愚承聖諭所及冒昧上陳惟

聖明采擇焉謹具奏
嘉靖八年三月初九日

諭張少傅

前日已與卿議制武弁服今當作一定之制又冕弁中闕革帶者朕惟齊明盛服以供祭祀夫弁猶可而冕至重焉用之祀天地享祖親豈可使之如是哉又觀會典中載蔽膝用羅上織火龍山三章今亦不合并大帶之緣用錦今則素可與革帶繫佩綬蔽膝之式卿也別繪一張來以便更正又朕惟衣上服裳下服似不可使衣通掩其裳也裳如帷幔之

嘉靖八年三月初九日

制今則兩幅而已遂用衣直掩之其衣當與
裳之腰下齊而露裳六章之物可也通為朕
詳說來

一武弁服 冠 衣 裳 鞞 舄俱如

古制增革帶珮綬及圭圖註來看

嘉靖八年三月十一日

奏近臣張孚敬桂萼謹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為抑倖功

聖明好生之德多為此輩生事之徒所梗必
等事情多合公論臣等仰惟
到揭帖與臣等各一通內開
慎用人以圖治理事除具
題外仍遞

賜明旨該部知道豈聖明未之覽耶臣等在

皇上厚恩誓以同心報國此等事情關係匪

聖明垂察又昨楊一清據人言具奏邊方事情
得察又昨楊一清據人言具奏邊方事情
外觀聽必有其故容臣等密訪真情具

聞謹具奏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諭張少傅

適得卿二輔臣同奏所以者這等事情多被
司禮內官忽畧了卿等屢屢請朕面商議事

夫君臣相接而後治功成但不免此輩侍右
聞之即外揚就如如此等事既不進覽便當送
內閣票來故意輕易批出假稱王言亦且彰
主之不明耳故朕只以封札論事庶不漏洩
事機此事可作何行待朕明日問此本所出
曾經覽否一清之奏意亦忠張崇德之事如
實尤見忠意雖出風聞當要奏舉帖子封還
朕近日舊患目疾小犯欲調理但策士耳今
日覺可諭卿等知之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等昨以御史戴金所劾事情上陳伏承
聖諭乃知果未經

明旨著該部知道兵部決亦寢而不行況此係

明諭內閣著兵部查覆施行其伍文定等用舍

聖明自有定見伏承
聖目小青伏乞
萬福臣等無任惓惓之至謹具
奏

嘉靖八年三月十六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聖諭武弁冠服衣裳鞞烏俱如古制增革帶佩
綬及圭圖註來看只
諭冕服衣裳及大

帶弁革帶繫佩
命不違隨考求古今制度即

更正臣受
命不違隨考求古今制度即

殿試

欲具說上請
臣與讀卷之列
又在關防之時
聖裁適以十五日
對畫工指陳作圖
稽遲之罪已無所逃
茲當畢事謹具圖說
各一冊進

覽伏乞

聖明裁定又臣恭聞
聖目全愈實切瞻戀
今所進圖說或暫置

賜覽不

然竊恐候睿思所運
未免之日方可

勞神也

臣不勝倦倦之至謹具
奏聞

發下

王崇所奏夏良勝一本
情狀可惡臣等

四人復思之今大典
已定彼雖刊

刻邪言天下後世自
有公論還只宜行

談巡按御史禁革并
其所奏事情勘明

上請定奪其罪自免
行差官驚疑地方
庶

嘉靖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

聖裁謹具

諭對錄卷之十終
諭對錄卷之十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傅

日前因與卿細論冕服之制得卿悉心詳對朕惟知道達宜者聞之見之必曰可一等是昔非今不諳古制者必曰祖宗成法傳之百數十年至汝何必作聰明而亂變之乎將必謂朕誹卿無所不至殊不知通變而后能定今天下事可變者亦多但有見者而不敢

言無知者而肆其譏議指為罪過夫人皆畏
利害何嘗顧事理耶茲舉甚重卿可再加熟
思之如可須宜古制更正弗可則已但恐來
世稽之者愈無考救耳

嘉靖八年四月初三日

聖諭以冕服至重謂衣不宜掩裳當露裳六章

聖諭至當真臣遵奉考之大聖人性與天合不聞而式

聖裁茲復承也已謹諭又仰見請聖心斷斷無

論有符宜疑矣但制刪時繇辨察準臚臆次

郊廟之祭視他服誠為至重記曰不疑在躬今

大明集禮而會典所載亦固未嘗敢易之

祖宗之法但內閣所藏圖註容有不同耳况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今諸王府及臣下朝

皇上正之則莫敢不一於正矣且續修會典在

聖諭恐來世稽之者愈無考救深以為然伏乞

至慮也臣又竊與臣等同議彼深以為然伏乞

聖明斷自閣公同議奏上所謂垂衣裳而天下治端

嘉靖八年四月初三日

聖諭謹
臣張孚敬謹
奏冕服衣裳之制
臣承

國朝初制皆然具見六章裳六章實古制與
矣蔡沉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
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
宗彝虎雌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
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
也臣惟衣裳各六章而義各有取此衣
常掩裳且國朝典籍皆無所見豈內
閣所藏圖註因官司織造傳習唐宋之
末制歟今更正之乃所以復古有光
祖宗之制非變亂也臣謹將六章者進
覽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自
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伏乞
聖明裁斷焉謹具奏

嘉靖八年四月初四日

諭張少傅

今日卿以集禮會典二書考正冕服之制則
知我聖祖初制同古而無疑矣且昨云得
葇議亦然是所謂得與知者何必他求哉只
待修會典時同武弁服載入如卿仍欲下內
閣議請更正亦好併更制圖式收貯更制事
宜茲還與卿細加詳定

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

織染局查得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
大今當從之以日月於兩肩星山於後
龍與華蟲於兩袖仍玄色

一裳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但衣玄所以
象乾裳黃所以象坤此乃黃帝虞舜之
制今裳用縹色恐無以取象乾坤也其
六物當作四行以火宗彝鍾虎藻為二
行米黼黻為二行卿其詳之

一革帶後無玉須將珮綬繫而掩如曰革
帶即束帶後當用玉而以珮綬繫之於
下也

一蔽膝雖曰隨裳色其所繡物皆以衣之
物如火龍山是也朕惟用山恐弗宜惟
火與龍可也當上用一龍下以火三未
知可否卿其通加思議別繪式來

二書各一冊封還

嘉靖八年四月初四日

聖諭以冕服更正事宜令臣細加詳定別繪式

未欽此臣仰惟聖裁用心之神妙立義

天子之位其能有如是之詞謹用原進圖冊遵

覽但革帶原纁裳故用朱今為黃裳未詳所用

何色通乞聖明裁照發下內閣

公同看詳奏請翻具圖式收貯施

行宜仍令諸王府暨臣下之服一體

更正以成天下大同之制為萬世法焉

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奏

諭張少傅

卿以冕服圖註更上請內閣詳議施行朕惟

人臣之所告君固不可不盡若有問不可不

以正對斯為臣之所艱一等人專愛其身畏

其邪誅只以其事之如何以為如何全不顧

道理今人尤之此舉匪輕實所以重祭祀

耳或有非議坐于朕則當恐累我忠良今朕

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翰林院參以禮科

議上施行預諭卿知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聖諭欽定臣張孚敬謹奏前日伏承

用更正進覽并請下內閣詳議

者正欲參衆論以同制度也稽古帝王

巡狩之典必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是謂大同漢賈誼請易服色與禮樂以
立漢制文帝謙讓未遑後人惜之况冕
服之制又非泛常服色可比

聖諭謂此舉匪輕所以重帝尊
祭祀耳仰見

宗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禮諭欲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翰林院祭以

諭或有非議坐于朕則當臣捧讀不勝感激孔子曰
愚臣之至也臣捧讀不勝感激孔子曰

皇上正服色同制度舉唐虞之天子出今
者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臣愚無可以效忠良雖殺身無足

皇上愛念如此伏乞聖明寬慰焉謹具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臣張孚敬臣桂萼謹
奏選庶吉士事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太宗皇帝舊典為國家儲才後之為教者不
善及為私人前歲已嘗備奏今此選似
可得已又以此意同語楊一清彼以為

祖宗舊制不可終廢一清因具疏遂連名上
請未蒙聖斷乃發下內閣擬票臣二人
仰見聖心可否有在復同語一清人

請豈宜又自擬票報罷故直擬
聖斷施行今臣等所難得其人恐負
深患教者難得其人恐負

聖諭朕當別處止留唐順之等三人餘都一體
選除如果有名譽詢訪以補館職備他日用

御可將此意示同官及吏部知觀彼以為何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如臣等先以聖諭之意示臣等敬知之

既而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聖明所處至當亦臣等二人復各及覆思之乍見

伏讀聖諭仰見廟謨雄斷明

見萬里然猶不自滿假疇咨眾言真非

君不能也臣嘗切記昔者大同之變固

由於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處置乖方

所致然欲誅之者當上告

天子以暴其罪可不擅殺巡撫

天子以將自叛亂也當時執政大臣又當申

令以正其擅殺之罪可也

曾犯極惡死罪得脫為亂眾所推立為

主將却脅死罪得脫為亂眾所推立為

都御史楊志學巡撫之時又欲脅用罷間

方被御史楊志學巡撫之時又欲脅用罷間

天子號令以正其擅殺之罪可也

天子以暴其罪可不擅殺巡撫

曾犯極惡死罪得脫為亂眾所推立為

主將却脅死罪得脫為亂眾所推立為

都御史楊志學巡撫之時又欲脅用罷間

方被御史楊志學巡撫之時又欲脅用罷間

等極論曰如北姑息則嘗每同與費宏

然矣後論曰如北姑息則嘗每同與費宏

士叛亂之日蓋驕橫因朔方失事御史杜

振用事之日蓋驕橫因朔方失事御史杜

民表劫之即彼遂自陳求解兵柄臣時為

惡極之人為叛軍立為主將不且去之

終貽若去國家憂一清深以為然且曰人

有謂若去朱振恐起彼軍士疑異之

而叛亂必將復作尚書王時中左侍郎

王謂亦皆以為不可急去須徐處之或

陞調之乃可臣彼時奮然曰朝廷設

立本兵之地易一偽將尚不敢擔當何

以示四方乎且朱振既自陳豈必徐處之假

說去之況今懼罪自陳豈必徐處之假

陞調以行姑息之政乎臣復以語一清

亦未聞大之眾論稱快今既三餘年矣

亦詢訪乃同因朱振之去有他故也今

心今有一等之人在彼善撫地方得軍士

振舉有失邊務欲為更代殊不思漢龔

遂有言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亦詢訪乃同因朱振之去有他故也今

心今有一等之人在彼善撫地方得軍士

振舉有失邊務欲為更代殊不思漢龔

遂有言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故班超為漢都護立邊功最盛後任尚
 代之問於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
 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使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嚴急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
 過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
 邊和臣以為班超尚寬竟成邊功任尚
 尚嚴竟失邊和今張文錦及賈繼似任
 尚蔡天祐似班超古今得失明驗不可
 不辨也又有一等愛天祐者咸謂其處
 危疑之地當早為脫身計亦欲為更代
 之者此為天祐謀則善矣恐非善為
 國家謀也但萼之言亦有兩聞一念告
 君之誠

臣未及預計今
 聖明宜有以諒之獻夫承勛所見
 惡極之人為叛軍立為主將不急去之
 終貽若去朱振恐起彼軍士疑異之曰人
 有謂若去朱振恐起彼軍士疑異之曰人
 而叛亂必將復作尚書王時中左侍郎
 王詡亦皆以為不可急去須徐處之或
 陞謂之乃可臣彼時奮然曰徐處之設
 立本兵之地易一偽將尚不敢擔當何
 以示四方乎且朱振既有罪當明自聲
 說去之況今懼罪自陳豈必徐處之假
 陞調以行姑息之政乎臣復以語一清
 遂同主去之眾論稱快今既三餘年矣
 亦未聞大因朱振之去有他故也今
 蔡天祐乃朝議公舉與朱振不同臣
 亦詢訪之聞其在彼善撫地方得軍士
 心今有一等之人在彼善撫地方得軍士
 振舉有失邊務欲為更代殊不思漢龔
 遂有言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故班超為漢都護立邊功最盛後任尚
代之問於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
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使補邊屯而蠻夷懷
烏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嚴急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
過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尚寬竟成邊功任尚
邊和臣以邊和今張文錦及賈鑑似任
尚嚴竟失邊和今張文錦及賈鑑似任
尚蔡天祐似班超古今得失明驗不可
不辨也又有一等愛天祐者咸謂其處
危疑之地當早為脫身計亦欲為更代
之者此為天祐謀則善矣恐非善為
國家謀也但芻蕘之言亦有所以諒之
君之誠聖明宜有以諒之獻夫承勛所見

臣未及預計今
息之政也又以為
可止勿為亦不為
讀之為餘仰
政真之餘仰
明旨久任巡撫今
任巡撫今甘肅都
行事亦甚合人心
復推用戶部侍郎
要害地也聖明通
乞不聖明通加
此不聖明通加
嘉靖八年四月十五日

諭張少傅
前日得卿議來邊事朕已悉知連日未復與
議卿今出見訖朕甚慰悅但芻蕘之意必欲去

嘉靖八年四月十五日
奏
聞
九

天祐以李如圭代之未見定擬回奏又唐澤
如可留巡撫便當著吏部不必去取另推奏
用又楊少師奏請藏書樓額朕不能名卿可
擬二三来看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奏前日伏承
臣計及邊事臣一得之愚不容不盡豈
敢自以為是茲荷蒙
聖明悉照然
其定擬回奏伏乞
皇上再加詳處
施行夫大同甘肅皆邊
方要鎮而甘肅
遙遠聲息緩急非旦夕
可圖今唐澤才
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
議知其能博通
古今之學明習濟時之
務深加歎服及
親請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
仁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
威而得唐澤等
議

聖諭云

唐澤如可留巡撫
便當著吏部不必去
取另推奏用誠
至見也乞
諭內閣施行又楊
一清請藏書樓額
實是

諭

崇重
聖恩至意
皇
親製名
庶彼得光
永遠今蒙
令
臣擬二三来

親製名

看然卑陋之見豈敢仰窺
聖明裁製謹具

聖蘊然

三名實出常見惟
聖明裁製謹具

奏

三名實出常見惟
聖明裁製謹具

聞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傅

前日得卿擬賜楊少師樓名朕用其次但易
恩事為翰字夫恩者或近於私臣下報稱為
辭可也特茲復卿知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奏前承
聖諭令臣擬賜楊一清藏書樓名臣謹擬三名
上請裁定次日命下乃蒙
採用其次而易思字為翰字仰見
聖明命名精當萬非臣愚所能及也今日復蒙
聖諭謂恩者或近於私臣下報稱為辭可也特
示臣知臣伏讀之餘益昭然若發矇矣臣不
勝佩服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諭張少傅

朕惟南京我 聖祖根本之地今雖有文武
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
一宗室以掌其事茲問卿其所以又各王府
數次賀祭 顯陵雖有每次書荅朕意未盡
欲遣使齎書并各賜龍袍三襲但未知可否
預計於卿可奏來聞

嘉靖八年五月初九日

聖諭云朕惟南我謹奏伏蒙
 有文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根本之地今雖
 不用一宗室以掌其事令臣言其所出夫
 何不用宗室以掌其事令臣言其所出夫

伏讀審思仰見誠堯舜之大聖人存心廣太
 無毫髮猜疑誠堯舜之大聖人存心廣太

難而骨肉之問又有難於逆探者所以
 周公之聖尚失之管蔡漢文之賢尚失

之淮南王況其他乎中庸有曰尊其位
 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或問曰

朱熹曰親親而不言任之勸親親也或問曰
 苟以親親之故而問賢否而輕屬任之曰

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而不治則
 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治則

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
 自周以來任宗室而致禍變者蓋屢有

之既不足全骨肉之恩而適以敗國
 家之事哉今其輕徂國制而適以敗國

以勳戚大臣掌之而已夫大宗正所掌
 者王儲譜系之事尚不使親王掌

之況兵權所在乎又如江浙常等
 止因財賦所出國朝遂不以宗室

藩封此固見我朝聖祖閱歷事變之
 深保全宗室之至也而況南京形勝

所據兵賦所聚誠為國家根本之地
 如加以管蔡淮南之親委以操縱之權不

幸而有所管蔡淮南之變深欲圖南
 誰何哉近者宸濠之變深欲圖南

為依據蓋可鑒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意以南

之守事皆自守天子出聖意以南
 以為自宗室出亦非宜也莫若重文

大臣之選百司分其務科道糾其非而
 事權一出於朝廷以穩當誠至言也

此頡頏不敢相壓所以穩當誠至言也

東坡先生集

言卷之十一

十一

四百十一

聖諭又以各王數次賀祭
書荅朕意未盡欲遣使齎書
襲但未知可否今臣預計臣
見皇上孝友之無至恩禮之
也此誠無有不可者矣臣愚
乞聖裁謹具奏

嘉靖八年五月初九日

諭張元輔

茲命所司成造武弁服以成
製圖式朕已先與卿商定今復思有一二未
無疑者再與卿言之冠上疏數用十二數朕
惟皮弁冠乃服於傳制等時加飾可也此則
用武用之欲前後通十二不必分之以全其
數冠口遶以十二庶異于皮弁所執之圭欲
不用脊文刻四字於上文曰討罪安民鈎鉞
更用金中單增之用純白不緣金屬秋白西
色蓋取此義耳皆未知可否卿其詳考來行

嘉靖八年九月初七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茲命所司成造武弁服以成
聖祖之制斯製圖式有一二未無疑者冠上疏

數用也此則用武用之欲前後通十二庶異于皮弁
分飾可也全其數冠口遶以十二庶異于皮弁

欽此臣切惟皮弁色用黑武弁用赤雖
自有異茲口遠以十二以異皮弁之制
尤為分別精當制度得宜也又

聖諭所

執之圭欲不用脊文刻四字於上文曰

緣金

屬秋白西色蓋取此義耳欽此臣切惟

武弁服所執之圭刻文曰討罪安民此

聖意既

欲刻字宜不用脊文庶挺直不相雜也

屬秋白於五色屬西方皆主刑殺者也

國之

夫禮必講而後明義必審而後精况

者大事在祀與戎服制之宜誠不可少忽

嘉靖八年九月初七日

諭張元輔

昨得卿回奏所云朕已更示所司其服用武

之具必乘馬舄亦當異於冕弁之制底宜革

為之又圭上刻文朕今篆者篆之彼以為當

用臯字以代罪字朕未決茲封與卿看宜用

某字來行

嘉靖八年九月初八日

聖諭武弁服用武之具必乘馬舄亦當異於冕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臣

弁之制底宜革為之欽此臣謹按武弁服以
 赤革為之與冕弁之制誠當有異
 聖意欲制禮所謂盡精微者也又
 大聖人制禮所謂盡精微者也又
 聖諭圭上刻文朕令篆者篆之彼以
 字以代罪字欽此臣謹按古罪字從
 言罪人感罪辛苦之憂秦始皇以
 似皇字乃改臯為罪許氏說文中篆
 正韻二字皆兩存之為當用臯字
 亦皆兩存今篆者以為當用臯字
 古也臣愚以為當用奏所改罪字
 似皇字也謹將原發下
 御書小帖弁篆者所書隨本封
 聖裁謹具奏聞
 嘉靖八年九月初八日
 進伏乞

諭張元輔

茲詹事霍韜奏辯萼之誣一清之罪所言關

係國體以君子觀其疏必曰曉國體識治道
 以小人觀其疏則曰不過相為攻訐耳夫韜
 之奏雖近攻訐而實愛國大臣進退係國大
 體使無過受其枉有過居其位如此倒置傷
 國體辱其君甚矣方卿等贊朕一人以定倫
 制實皇天鑒佑卿等盡心朕若醉之人茫
 然無知被其黨邪欺侮其類構謀投害忠良
 非一日矣而萼行事不自慎或為偏私者今

刑官威逼桂林等屈招數事以害萼身全無
公理至於楊一清受張永金千兩銀陸萬餘
兩贓跡顯著訪據明然夫輔臣納賄望其以
表率百官風勵內外輔君善治得乎否乎朕
已知卿難於議擬宜下六部議奏再如這等
事科道全無一人言其樹黨害賢從可知矣
也須責諭回話又邵杰事亦屢有旨所遵
孝廟之命 皇考之奏縱是異姓彼先人不當
許何至今日因爵始辨何氏一婦人乃敢如
此無理甚非人為卿其通潤票來

嘉靖八年九月十五日

發下楊臣張孚敬謹疏并奏昨蒙疏臣反覆思惟

聖斷且願止應於一清本擬票勉留韜疏請自退

而巳臣區區犬馬之誠實欲全國體

也今早伏承聖斷以一清事情

下六部議奏且察刑官欲枉成桂萼罪狀宋

司馬光嘗論君德莫大於仁明武於此

仰見我皇上於三者之德至矣備

矣臣當將御札先已騰真御批已極詳

聖意欲責科道官回話須得傳諭明白臣謹將

上進頃間又承發下御札一通諭臣通

潤票來臣伏思先者御批已極詳

明無一字復可增減今

聖意欲責科道官回話須得傳諭明白臣謹將

諭內請止宜以受賦納賄形迹顯著訪據得實

為言若以受賦納賄形迹顯著訪據得實

於法便當就法司對理追賊臣竊念一

清老疾之人豈能勝此非惟有所不忍者也

困體而臣血誠如此上仁慈或亦有所不忍者也

御札已極明明白無敢復議謹具奏

內宮所偶災臣伏讀皇上三殿之文實皆

親製露告遇災而懼反躬自責之誠

祖宗未有不申重而保佑者也臣復何慮第臣

內治外誠切一官中府中事關一體治

罪之所由有必出於官人不能謹防者

太甚則女子之計無所出責之過象則

小人之罪無所容者君臣上下休戚相

關故臣又無所不能過慮者焉孔子曰惟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

之則怨朱熹註云此小人謂僕隸下人

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思作中庸有曰喜

怒衰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夫喜怒哀樂本皆情也但喜樂多

所以適安忿怒多至於傷損况人之養

生以飲食為主而脾乃傳化飲食之官

故喜樂多滋脾而忿怒每傷肝也古之

王者以樂侑食雖魯君有亞飯三飯四

飯之官蓋脾性喜音樂故樂作則脾動

脾動則飲食易於消化肺為氣主而聲

氣出焉肝肺連屬故忿怒傷肝而多啖

嗽此固養生者之當知也宋葉時曰厚

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
也 皇上壽考萬年則可以保國家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者端在是矣程頤為講官

嘗言於宋哲宗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官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皇上不殖貨利不遜聲色誠為堯舜性之
特湯武反之者也宦官官妾之親固已
脫然無所累矣第臣居保傅不能有孝
有德有馮有翼實大有孤
皇上賢士大夫之接者矣臣修省待罪敢輸悃
誠惟 聖明亮察焉謹具 奏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張元輔

昨宮內西所被災緣朕愆所致上驚 兩宮
尊嫂實為憂惶夫災變豈無其由朕罔自知卿

當指陳之庶知所修省又此所房皆宮人住
今已獲失火者其可治否朕弗能處茲共卿
言之可為朕計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 奏昨見
內宮西所災退公自省遂夜不成寐深慮
聖心震驚或按治官人因而加怒有失調護實

聖覽既而 臣之罪也故今早冒昧上言想
色形諸 經筵侍班仰瞻 皇上愛懼之

蒙 聖諭以為上驚 皇上仁孝之心誠通
莊肅皇后實為憂惶

於天者矣仰惟聖德純至罔
有所愆災變所召實為臣下之咎而臣
居密勿之地者罪尤重焉茲承
聖諭此所房皆官人住今已獲失火者其可治
否臣竊謂山官人不能謹防罪復何辭故臣
前疏論及以為官中治之必有常法不
治則無以警其餘但罪屬所由不宜眾
及耳初臣之愚誠實欲寬解
聖怒以保安
聖諭以可治與否下詢於臣又仰知
聖心寬
具奏必知之明處之當矣臣復何言謹
聞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張元輔

昨朕諭下之後方獲卿先奏之疏足見愛朕
至意但前所被災之時朕即令管事人員訪
獲失火者八人其主家官人係尚宮女官養
病及審所由一云方在房內籠火出外回未
進房火已起了朕以為此皆畏責耳次早俱
收宮正司連日思之災變之來若歸之

天不可責之人亦不可委諸運數亦不可本我
所致也故未遽治因問於卿卿已言之矣但
宮中女子甚頑弗問恐不加謹防亦須量處
之又卿因見朕有憂色及嗽者憂色實懼災

警深惟德不類也嗽乃是夕風觸朕親巡看
四鼓方寢遂致微嗽非因怒傷朕凡宮中未
敢過為喜怒可喜者固不可縱而可怒者亦
隨即釋去茲因卿所憂愛特用細述以復以
慰卿意卿宜安心所奏朕已具悉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聖諭以內西所災變豈無其由臣張孚敬謹奏昨日伏承臣指陳之庶
知所修省臣反覆思惟不勝惶懼仰惟皇上敬天法祖務學勤民清心寡慾

賤貨貴德賤貨無中聖明聖明裁定之後明明白開款款

不以文今聖明聖明裁定之後明明白開款款

上請總候未當宜傳諭各衙門即今查審條陳

上諭羣臣所謂嘉謀嘉猷入告我后之意也今日又承承且及處之之宜臣甚慰下情又人亦不

諭災變之來若歸之之宜臣甚慰下情又人亦不

可委諸運數亦不可本我所致也臣伏讀益
加惶懼竊惟自古聖王遇災而懼誠未
有若我皇上之自反自修者也易
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而况大哉
皇言天高聽卑有不相感應者乎又
聖諭凡官中未敢過為喜怒可喜者固不可縱

可怒者亦隨即釋去仰見大聖人得性

情之正也臣復何憂慮夫七情之中惟

怒易發難治臣嘗聞先儒有曰克己可

以治怒顏子固能用克己工夫故不遷

怒朱熹釋曰怒於甲不移於乙黃榦又

為之釋曰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

後冰消霧釋茲釋去此正所謂不遷怒

可怒者亦隨欣慰之至若夫因所當怒

也臣不勝所謂文王一天怒而安天下

而怒之則所謂文王一天怒而安天下

民武王之亦不可無者矣伏乞

於義理之不可無者矣伏乞

之意焉謹具奏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二十二日伏承

聖諭以宮內所被災豈無其由令臣當指陳之

庶知所修省臣反覆思惟迨今七日恭惟

聖明加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宋歐陽脩曰所謂災者

皇上以

未之為

念殆有以謹告恐懼脩省而巳矣若推其應而

皇出又非特官所之災而巳今

之免有合有不合有同有必將惑

馬而茫無脩省之地矣此臣所以益不敢妄有所指陳也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在編物急先務也今日先務所當急者惟在保聖躬廣臣竊惟

聖學宏 皇上日親機務勵精圖治尚宜節思慮慎寒暑

時寢膳適遊觀此則保聖躬之大端也 聖躬統承

桃尚宜 聖嗣之大端也 聖躬統承

則崇玩理義養心志審講解篤踐履此

皇上日臨百官英明莫欺尚宜平好惡慎舉措

察讒譖宥過誤此則宏以此四者日加

聖明之意亦既察及於此耶臣下各亦惟自反

萬物育焉若夫咎在臣下者細數之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諭張元輔

適間卿以四事告朕實窮源探本之論忠誠

愛朕至意具悉所陳朕當勉之夫被災雖在

七所其所前一門甚近今亦燔之門名百子

朕即因思門名之義恐 皇天垂眷眇躬以

大本未建歟今卿以廣嗣為言朕豈敢不加

之意哉但中宮皇后血氣亦未甚壯難致胎
育恐為遲而難於速耳又卿前謂宜下諭六
官條陳事宜恐此不過應故事不如謹其來
者可也用茲復卿知之未盡良策朕又宁矣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昨冒昧以四事具陳伏蒙

聖明俯賜采納臣不勝欣慰之至伏蒙
諭及所前賜一門甚近今亦燔之門名百子朕即

本因思門名義恐古今皇天垂眷眇躬以
大建歟臣竊惟古人有曰太子天下本也

尚宜早加訓理古者天子庶為諸侯假樂篇曰
嫡有庶嫡為天子庶為諸侯假樂篇曰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臣頤
皇上請于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臣頤

者以備聖母更選官中賢淑血氣之壯
聖嗣候中官孕秀所以繼進統承御以廣

祧倫序自不可易誠無拘于遠速者也又
聖論未盡良策朕又宁矣仰見

聖明之心即舜好問好察之心也第臣愚無足
以裨荅竊謂臣所陳四事每事又有四

聖明加覽焉謹具各推行其義上聞以祈

聞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嘉靖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對錄卷之十一終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朕明日朝罷降諭科道官勅須著都察院領出午門外開讀未知當如是或作何行茲與卿議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聖諭朕明日朝罷降諭科道官勅須著都察院領出午門外開讀未知當如是或作何行茲與卿議欽此臣竊惟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科道官及各處巡按官知悉一體遵守
宜如 聖意著都察院領出
午門外開讀使內外者各知自勵也謹具
奏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四川巡撫官奏瑞麥事及引宋興國
與皇祐年所有及我 太祖皇帝時亦有此
瑞謂 皇天昭鑒者朕思宋仁宗為宋之英
君賢辟致其瑞者當在仁宗至我 聖祖始
承 天命奄有萬方當時多瑞實 聖德所
致今日之瑞非朕所召是皆因主之所致焉
劉基作頌以稱 聖祖而恐猶未盡今卿所
謂者恐過焉朕聞祥瑞多而怠心生災異頻
而憂勤至此雖不可不慎其要則在人君之
一心焉能謹而懼雖聞瑞而不敢生怠雖觀
變而益加警畏可也如聞瑞而不以為瑞是
慢 神貺也聞災而不以為災是不畏
天威也不必以因瑞而生怠為戒但當愈加小
心可也如前歲河之清一等人謂為水異甘

以聞災而不以為災是不畏天威也不必

君臣父子休戚相關本切一體故凡祥瑞當為

君者為忠殊不知欺之謂若因災變而告

君修省是為盡忠若涉於渺茫專指其災變為

君以濟已私此是應其災變為某事之應恐脅其

以為祥瑞而慢易之是棄天若一切不

異漢宣多祥瑞何也程頤曰且譬如小

事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

皇上性與頤之言又說破於天下道心理洞察無疑而

聖諭劉基之作頌也其時皆基之輩卿今日之

若必有孤忠焉臣竊謂一代中興之

之耳然不臣愚豈敢當聖明慎擇而任用

自誓惟在聖明諒察之而巳臣昨

文封劉基之頌數語實未能備錄茲將全

聖祖時馬謹具君臣相遇頌聲交作臣實竊有愧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日

諭張元輔

卿同鑿奏欲照例差行人一員齎勅前去行
取桂萼但所云例者或卿自謂之歟夫桂萼
之贊議大禮與卿同心輔朕一人後曰韜曰
獻夫曰書等共贊之以成厥事朕猶茫然耳
其功之首則在卿也且萼自卿入閣以來漸
有所異以朕偏任同事抑又甚以卿之不與
同心每事相攻焉近因讒譖造言蓋設筭亦
非一日朕不聽弗察所處失宜俾卿還家令
萼致仕今已有旨命萼前來照舊辦事而彼
自當聞命速來庶不自棄前日之忠也夫雖
曰三讓而進顧君命之尤嚴可也卿茲為萼
請實出愛朕欲朕盡優禮輔臣之道亦盡相
和之宜朕聞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朕使
羣臣皆當體此豈反不欲輔臣相協哉但事
有不可同者耳茲復卿知又禱雪事未知禮
部何議夫人君之所教畏者 上天最重不
可不加慎焉故朕說擇日具儀亦未知卿意
何如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今早冒昧同臣鑾奏請

皇上近者召臣復任曾差官齎勅又查原起用

為請今大學士費宏謝遷亦嘗差官故敢以是

命速謂有旨命夢前來照舊辦事而彼自當聞

而進顧君命之尤嚴可也欽此臣聞禮曰君

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故仲尼

王入門之禮今君命之三讓而進乃賓

趨不容三讓者何言又伏承聖諭詳明皆禮之

當然也臣復敢何言又伏承聖諭詳明皆禮之

聖諭以贊議大禮許臣為功之首臣豈敢當仲

又夢始與臣相信皆出忠誠及後夢斬

有所異者罪實在臣昔子貢問友仲尼

有不忠者嘗每忠告之實不能善道之

耳仲尼又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

皇上重任臣二人臣不能積誠使夢始終相信

故二人言所由而起非賴聖明察悉

恩旋復召用若不各相砥礪同心輔政以圖報

聖明則非人類矣故臣今日之惟

於情之不能自已者惟

又聖諭禱雪實切為民

皇天所鑒禮部宜即擇日具儀夫復何議臣已

上請謹具奏

聞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今日已間 天降大風占謂邊有兵事圍城
侵境朕甚憂茲與卿議可勅各邊官將加意
慎防未知可否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諭今日已間朕甚憂茲與卿議可勅各邊官將

天有烈風必變未可知否欽此夫深宮之中因烈風

而思及邊疆中國莫安之慶也占者之

言固宜信其為有以警成臣

請釋小號難保煉無而大端尚多慮

防守此實保邊之計不可一日而怠忽

者也宜如聖意行之謹具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伏蒙

聖諭以大風作占者有言念及邊境真古聖王

聖心過於憂慮且見常年燒荒水凍之後邊情

聖心於邊防至計固不可一日少忽者也臣隱

憂亦遂莫能自安昨備訪即今大同城
方果有北虜聲息仰見
幾先物默應早
勝惶懼請宜早
官將原選聽征兵馬重
虞仍即勅各邊鎮巡官及總兵官

諭錄卷之二十一

諭錄卷之二十一

七

皇上明聖隆聖祖之德而實未見有忠良

之臣如劉基輩能成嘉會者何也程願

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

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臣不度越千

則贊助之而已能及如臣之庸凡欲圖

聖豈臣下之所能望有所臣之轉也耶

贊助尚末之能誠實願以死臣問侍臣

於區區犬馬之誠實願以死臣問侍臣

敢不竭盡者也昔唐太宗嘗問臣帝

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創業難

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得之於艱難

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後得之於艱

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太宗曰玄齡與

吾共取天下出百死難矣太宗曰玄齡

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守成之難

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守成之難

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與諸公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太宗可與比茲追念懍懍

於不易且責臣竭誠匡輔實難知創業之難

也臣竊亦敢獻言曰臣又不勝慶幸之

言及此四海之福也臣又不勝慶幸之

至謹具奏十一月十三日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

皇上為民禱雪躬祀

社稷山川精神誠切至

臣竊念聖躬不無過勞

山川天氣昨駕出有郊

聖神功化疑不在旦夕

社稷臣瞻仰候承天門

雪飛揚吳天同雲較合

畢事即見小

大續紛頃之則

見小

則

大地滿白矣臣竊謂皇上天降康

人君之心與應乎天流通感應之理至不可誣

者矣臣無任欣慰百官萬民宜莫不同

顛末進此雪靈祥不容無紀容臣謹書

久臣又不勝倦倦之至謹具奏

諭張元輔

茲卿以上天降雪來奏所云夫皇天垂

鑒下民降此靈潤朕不勝感荷欣躍之情與

御同之但非朕所能致乃卿之力也何冒

無貳卜朕意乃止若非卿言將奈其誠也朕

本藩國之嗣仰承天眷入為民主深懼弗

克以上答仁愛自今及後當與卿益修職

業庶幾仰酬皇天眷命卿當承之所云作

記但卿忠誠不自顧讒邪之毀我君臣不可

不思以慎之用茲以復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臣伏承皇天垂鑒下民降此靈潤朕不勝

聖諭以

感荷欣躍仰見 聖衷安慰臣又不

聖諭非朕所致乃卿之力也臣何敢當惶懼惶

天千古帝王所難成湯桑林之禱於今再見前

聖諭謂自今及後聖諭謙謂聖之與常較然今先

皇天眷命臣仰惟當與卿益修職業庶幾仰答

聖明付託然於職業誠不敢以不私自加勉也又

聖諭以作記慮讒邪毀議不可不思以慎之保

天既非所以答不能對揚天意也容臣直述其事以

間 獻則讒邪之口自無得而加焉謹具奏

諭張元輔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昨卿以所撰靈雪編上封朕覽已足見忠意

贊君之至使他人者未必有如是之作若非

不能實皆畏人也斯靈雪也本天降之非

朕所能致者也觀卿所記深用愧焉當益加

思勉以副皇天之愛茲復卿以此意但其

中益厚下當增一何字較然之較或當作皎

卿詳看可否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雪靈紀實

臣張孚敬謹奏臣昨日勉為天流通千古

而巳臣懼惟成湯桑林之禱及此再見

特賜嘉獎臣不勝惶懼臣原奉覽

聖諭益厚下有一何字臣細詳欲省此字以彰

聖明省躬之至又原何字臣諭作皎然臣疑此必

是較然按正韻較不等也古書內多有

稱較然者若皎字按正韻月之白以臣

聖意欲用皎則宜用皦字音與皎同按正韻皦

聖明裁定謹具奏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張元輔

卿以朕說增何字及皎字詳奏云不用何字

以見省躬之至足見忠思但朕意以為非我

集欲之厚而何邪故欲有一何字以歟字為

疑辭耳皎字正是要明白之意錯用皎字當

作皦然實朕無學致也卿可再詳看定更錄

此字來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聖諭以原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欲之厚而何耶此意極為切至今宜將豈字

易作非字增而何二字如此則歟字不

奏
為疑辭正寓自省之意又較當作繳明白之意也茲更錄進
覽謹具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張元輔

朕惟風雲雷雨之神皆天之使各主其事但不知太歲之神所主何事為何等神茲問於卿卿其言之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按神所主何事為何等神

臣張孚敬謹按神所主何事為何等神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御製發下神京八景詩極高古信乎帝王之作

欽命借增通字一韻并換數字臣再伏讀

聖德謙虛之至誠為道遵唐虞動法堯舜者也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元輔張羅峯

昨得卿看潤過詩朕遂喜但玉泉流虹一律

已得卿更潤過其第四句之五字當仄韻恐
蓬字未協如或云壤地直從三島接源流本
自十洲通未知可否又盧溝曉月律內碌字
乃誤原作琢字蓋以其瑠琢之意耳卿其通
再看來

嘉靖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泉流虹律內更用三島十洲句法尤出

自然盧溝曉月律內用碌字臣按此橋
長二百餘步石欄刻為獅形初實疑是
琢字及考韻書有碌字故但敢註音釋
奉 憂 有 明 諭 甚 綱 謬 又 味 向 太 稜 况
盛 恐 語 意 過 於 悲 愴 敢 欲 更 續 之 云 關
征 不 設 惠 黎 元 蓋 此 橋 乃 關 市 所 在 正
德 間 重 為 征 稅 民 多 苦 之 今
聖 明 釐 革 之 矣 茲 照 舊 錄 進 未 敢 輕 更 伏 乞
聖 裁 謹 具 奏

嘉靖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諭張元輔

昨再得卿詳看詩草中未穩者云云夫朕所
作不過轉成八句豈能盡其體妙正望卿更
潤以遂朕所尚者耳此雖餘事亦不至為大
害故朕喜為之卿昨擬者甚好但朕似難自

言或云征夫日急馬蹄喧鄉其擬潤一好者

來又薊門烟樹首句淡露原是淡霧亦當更

之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御製詩

臣張孚敬謹奏臣每伏讀皆對時育物之妙出於天然者也夫詩

所以理性情古先帝王未嘗不為之若

但感於物而應不專思索豈得為害茲

蒙聖諭盧溝曉月末句一云征夫

日急馬蹄喧一云疑若陸畫少聲喧皆

極精當臣愚恐前云句與第五句意

相似後云止就石獅結末尤見峻拔

此橋實皇都大觀其石獅數多

已更正通錄上進謹具奏

聞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諭張元輔

前月卿以四事來陳但其目未上近日多事

況內閣文移繁浩如有暇時卿可錄來朕欲

聞之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聖諭以臣張孚敬謹奏伏承前奉臣前陳四事其目未上臣不勝愧懼臣

聖躬廣聖躬廣聖嗣聖嗣二事共八目推衍其義繕寫

諭封錄卷之二十二

聖學宏

已成先行進覽其崇
聖度二事復有八目容臣推行通
嘉靖八年十月十二日進呈謹具奏

欽諭先

將保每事各有四目已遵奉
臣張孚敬謹奏前者臣以四事具陳
聖躬廣進今將崇聖嗣二事共八

聖學宏

所錄通行繕寫成冊總題曰四事條目
聖度二事八目俱推行完畢并前
行義進呈臣竊謂狂瞽之言
聖人擇焉伏乞聖明垂覽謹具奏

聞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前月所陳四事條目逐一推行其義
鈔帙來呈朕已收覽繼有嘉謨勿得自默

即告朕用茲以復卿其承之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六日

諭張元輔

朕昨思周書金縢篇未聞講想因武王得疾
為不佳耳亦通篇止說此意之始末又不可
使缺其解著講官補撰成錄來又尚書中所
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聞之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伏蒙
金滕篇未聞講不可使缺著講官補撰
成錄臣竊謂此篇講官不敢進講者誠
有巧諱今謹當遵奉

聖諭令

其撰錄進呈又果存否朕欲聞之臣
書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聞之臣
竊謂古先帝王為治之道具載於書
古正學思欲見古全書求其散亡誠祖

皇上稽

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盛心也臣謹按孔
子刪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鮒
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屋壁漢興
伏生求其書上勝數十篇獨得二十餘篇
文帝時求治尚書者伏生老不能行使

晁錯

晁錯往受之號曰今文尚書至魯共王
晁錯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
好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書廢已
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之增多

伏生知者以所聞伏生更以竹簡寫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
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五

錯亂

錯亂摩滅如汨作等篇不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會國有巫蠱

事用不復

以聞斯謂之古文尚書吳澄
曰書有今文古文異者何哉晁錯所受

伏生以隸

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
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
歲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

文從今古

文從今古文至今唐天寶三載詔衛衡
也夫漢去古未遠其所得孔壁中書
文義可知者僅五十八篇其餘已錯亂
摩滅不可得而辨其妄而若張霸之徒
作偽書先儒力辨其妄而若張霸之徒

泰誓等篇猶有疑其非真聖人之言則夫既亡者誠無復有存焉而可信之者矣茲承 聖明下問敢述所聞以對謹具 奏

聞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張元輔

朕今早視朝未見卿聞偶頭疼未入朕惟頭疼或冒風而致者有之朕每冒風而頭為之痛卿可暫數日不必朝參止待辰時初入閣辦事庶或早愈卿宜承朕此意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朕遂不能朝參茲伏承

聖諭朕今早視朝未見卿聞偶頭疼未入朕惟頭疼或冒風而致者有之朕每冒風而頭為之痛卿可暫數日不必朝參止待辰時初入閣辦事庶或早愈卿宜承朕此意

君之大禮也一日居乎其位當一日業乎其官

聖慈矜察真保愛之至也適服藥調治醫者

亦云頭疼乃冒風所致度明日調理一日

後即當如例 恩命辰初赴閣辦事數日

聞

恩之至謹具 奏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禮部具朝祭冠服圖皆是惟革帶依公服所用者用之其方心曲領謂考無明義乃隋始之若以為取規矩之義以事大祀則不可缺若謂非古制便可弗用朕不能決卿可詳議來又環以織文為誤當更正朕冕弁所用亦當更正卿疾何如併用以問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承聖諭禮部具朝祭冠服圖皆是惟革帶依公服所用者用之其方心曲領謂考無名義乃隋

始用者用之其方心曲領謂考無名義乃隋議來欽此臣謹按文獻通考載古禮深衣篇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唐孔穎達疏云袷

交領也古者方領如孔所言之似三代以前人馬光曰方領如孔所言之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有此否也又鄭玄註周禮袷狀如着橫銜之纒結於項又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註頸下施袷領正方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為之方二寸許綴於圈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祿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係於頸下謂之涎衣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可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有中註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蛇乎有袷杜曰袷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視

會處自方即謂裕疑更無他物今且從
 之以為簡易臣按此則今方心曲領之
 制實類小兒涎衣故司馬光謂或者裕
 之遺象實疑而未信之詞又謂事當闕
 疑未可決信又謂領之且從之會處自
 謂裕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會處自
 其為說既已明白况前所稱但謂今朝
 服有方心曲領之上又未嘗言及祭服
 綴於深衣既皆不復用此而獨祭服今
 服及深衣既皆不復用此而獨祭服今
 之誠歷代沿襲之久未之能革故也禮
 曰衣服在躬不知其有曰罔夫方心曲
 領若有名義史志焉有不傳且今以白
 羅寸許為圍領加於祭服之上與曲領
 之制既已不同又垂於背後不知何謂
 二三尺後交結垂於背後不知何謂
 奉司馬光既未及詳且謂稿看詳其
 奏同馬光既未及詳且謂稿看詳其

聖大祀則謂

若以為取規矩之義非古制便不可弗用
 見於規矩之義非古制便不可弗用
 取於規矩之義非古制便不可弗用
 今日臣下用之祭服已為未當况
 天子郊祀豈復可不知其名而輕用之乎在禮

天子郊

誠所宜釐正以成其名而輕用之乎在禮
 部所議革帶臣詳其圖註俱依今朝祭
 服所常用者用之前繫以蔽膝後繫以

聖諭謂

惟革帶依公服所用者用之豈其復有
 他說歟其環綬舊以織文為之誠誤夫
 環綬自別是一幅誠非古制請於

冕弁

服環綬亦宜更定臣愚見如此伏乞
 綬通織成一幅誠非古制請於
 服環綬亦宜更定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決謹具奏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

聖恩

奏臣前日偶感頭疼即蒙賜諭下詢令臣暫免朝參數日以辰初

聖命未敢赴閣辦事臣今日稍愈遵奉

恩命未敢赴閣辦事臣今日稍愈遵奉

聖諭以臣疾何如併用時赴閣間又承

足以當君之視臣九重之眷念如是也孟軻

氏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諭張元輔

昨得卿備詳方心曲領原非古制自隋始之

夫隋制不可沿襲宜革之餘俱依圖註頒行

更正又卿等看過朕述祖宗德之詩其第

二章結句蓋取成化之意故為治化維成新

今成字作式字恐因其原草不真併問其故

卿昨回奏待一二日朝參可十六日其承之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聖諭以臣張孚敬謹奏伏承方心曲領為隋制不可沿襲宜革之仰

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歟

又二章結句御製述祖宗德之詩其第一

字臣等遂作治化維一新今

聖諭作成新取成化之意則於述

憲祖之德尤見切當又景詩嗟無學自警箴并今

御製別稿通乞欲裝寫成冊倘有進呈以續前集

朝朝參心甚不寧日漸覺脫體連日不能

朝朝參臣不勝感恩之至謹具奏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諭張元輔

茲已議定拜天儀但神位應設否即速

與鑾時議來

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聖諭茲已議定拜天儀但神位應設否即速

聖明議有定儀讀祝設齊品奠帛用太常儀實

吳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郊祀者祭

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觀此則宜用紙書

立馬告畢焚之皆禮也臣鑾臣時俱居

不及事敢以愚見上請

聖裁謹具

奏

聞

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張元輔

茲聞卿回奏所云足見忠思但所說鼎臣者或亦枉人就如陸完事者言官誣及顧清而清去位夫清既以同姓被害何不直辯甘受而忍之亦非君子所為又如為廷和之徒此又非用人取長之道且鼎臣既與為死黨今乃在位未問所同如何夫皇天鑒之縱彼欲為人未有勝天者似不必以此患之其已獲罪弗用而在者自當循義若逆義作奸恐難追神譴卿既以為弗可朕豈宜遂已而用卿意想只以獻夫與韜耳夫獻夫性資與萼無異韜非可置斯地他則李時而禮部亦無人次縉與玘耳亦難居此任內閣事務繁重朕所為不過君臣相保耳非有他也如卿知者當為薦用况卿之職所當勿隱

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聖諭以內閣缺人

臣張孚敬謹

奏昨承

聖諭欲將顧鼎臣補入

得
以
同
心
輔
政
以
免
獲
罪
於
堯
舜
之
世
實
臣
之
至
幸
也
又
卿
知
者
當
為
薦
用
況
卿
之
職
不
祥
之
實
蔽
賢

夫
以
人
事
君
臣
子
之
職
不
祥
之
實
蔽
賢
者
當
之
臣
不
敢
不
勉
今
夫
顧
鼎
臣
之
外

及
者
有
方
獻
夫
霍
韜
李
時
徐
縉
董
玘
之
五
人
焉
臣
實
不
敢
意
必
於
獻
夫
於
韜
也

茲
昔
魏
文
侯
問
卜
相
李
克
對
曰
居
視
其
所
親
富
視
其
所
與
達
視
其
所
舉
窮
視
其
所

不
為
貧
視
其
所
不
取
五
者
足
以
定
之
矣
皇
上
於
數
人
中
持
此
道
以
求
之
早
賜
簡
拔
以
充
內
閣
任
使
如
臣
者
亦
但
可
備
數
而
已
臣
實
不
勝
願
望
惶
懼
之
至
謹
具
奏

諭對錄卷之十二終

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